

一個祭司的生命歷程

呂焯安

(本文為呂焯安牧師於2005年1月20日，在建道神學院早會上分享的一篇敘述式講道 [narrative preaching] 的講稿)

經文：士師記 17 至 18 章

首先，我要十分多謝呂焯安牧師給我這個機會，讓我來到建道神學院的早會，和一眾師長同學分享我的生命故事。其實，當呂牧師邀請我的時候，我也考慮了很久，才決定答應跟大家分享我的經歷。我的故事不是一個成功的故事；相反，卻是一個非常失敗的例子，這使我感到十分慚愧。今天，我之所以有勇氣站在大家面前，分享自己的失敗，是希望大家可以引以為鑑，不要像我一樣。你們都是蒙神的恩召和揀選，立志一生事奉祂的人，故此就當時刻儆醒、謹守、持定這樣的心志。

現在讓我介紹自己，有關我的事蹟，主要記載於士師記十七和十八章。我的名字是約拿單。相信如你們這般熟悉聖經的人，或許會猜想我是否以色列第一個王掃羅的兒子約拿單呢？我也希望自己是掃羅的兒子約拿單，是與大衛建立美好友情的那一位約拿單。不過，我並不是那一位約拿單。我的父親名叫革舜，或許你們並不記得他啊。但假若我告訴你誰是我的祖父，你們或許會對我另眼相看了。我的祖父，就是摩西。沒錯，就是那位帶領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摩西。我就是他的孫子（出二 22；代上二十三 14～15）。提起我的祖父摩西，更使我慚愧和難過。就是因為我的錯失，後來的文士才為了不令祖父的名聲受損，把士師記

十八章30節記載摩西的名字稍加改動，使它讀作「瑪拿西」。在馬所拉版本 (Masoretic Text) 的舊約聖經就是如此。不過，在一些七十士譯本和拉丁文的武加大譯本，仍維持摩西這名字。

說回我自己，我本身屬於利未支派。原先住在四十八座祭司城的其中一座城。你們這麼熟悉聖經，必定還記得利未支派是耶和華我們的上帝分別出來，專一事奉祂的。故此，我們在同胞中間沒有分得地業和產業。但耶和華定規每一個支派在其地業中，都要分出城邑，劃為祭司的城邑，合共有四十八座，來作為利未人的居所，並供應我們生活的需要（若果你們不太熟悉這事，可以參看約書亞記二十一章）。上帝的計劃原是美好的。可惜好景不常，選民百姓並沒有遵照上帝的吩咐，給予我們利未人足夠的支援。許多族人為了生計，不得不離開祭司的城邑，往別處去謀生。當然，他們也就沒法專心的事奉上帝了。說起來，也實在令人痛心疾首。因為，上帝的百姓竟沒有重視上帝的律法，讓敬拜和獻祭的制度陷於荒涼，沒有人教導選民百姓遵守上帝的律法。

由於生活沒有著落，我至終也離開坐落於猶大支派的祭司城，輾轉流落到伯利恆。伯利恆雖然是有「糧食之家」美譽的城市，但是生活還是不太容易。於是，我惟有再動身北上，希望可以尋到安身之所。豈料這次旅程，卻徹底改變了我的一生。有一天，當我走到以法蓮山地的時候，身上的盤川已經所餘無幾，我希望找到一些善心的人，願意幫助。我來到一個人的家，從這屋的外貌看來，應該是一個有錢人。當我向主人道明來意，他就問我：「你從哪裡來的？」我就告訴他說：「我從猶大的伯利恆來。我是一個利未人，現在無處棲身，希望可以找一個安身之所。」當他得知我是利未人時，臉上立時露出歡愉的神色，還十分熱烈的請我進入他的家。當我們坐下後，他就興奮地對我說：「你可以住在我這裡。我會以你為父、為祭司。每年我會給你十舍客勒的銀子、一套衣服，和你所需用的飲食。」我聽了他連珠炮發般列出美好的條件，我簡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，我的心情十分矛盾：一則以喜、一則以

憂。喜的是終於可以結束流浪的日子，找到一個安身之所；憂心的是我其實不應該留在這裡。因為那人已經清楚表明他讓我住在這裡的目的，就是要我作他家的祭司，這完全是偏離了耶和華神的律法。我身為一個利未人，理應要糾正他才是，更遑論要淪落為一個混飯吃的「神棍」？但至終我還是向現實低頭，心想還是暫時留下，以後再作打算吧。於是我答應了他的邀請，留在他家裡。

當我在這裡居住了一段時間後，才弄清楚這家庭的情況。這家的主人名叫米迦，這個名字的意思是「誰像耶和華」。這實在十分諷刺！因為這個人的行徑，完全不尊重耶和華獨一的真神。他在自己家裏用銀子打造了一個形狀像牛的偶像，而且，它的體積也不小。他打造這個偶像，是因為他之前偷取了母親一千一百舍客勒的銀子（若以我一年才得的十舍客勒銀子比較，一千一百舍客勒的銀子實在是一筆很大的金錢）。難怪她母親在失落了金錢後，在盛怒中就咒詛偷了她財物的竊賊。米迦聽見她母親的咒詛，因為害怕咒詛真的會臨到他身上，便決定把財物歸還給母親。她的母親大喜，便向他宣告了耶和華的祝福，並且承諾把得回的財物獻上，為耶和華雕刻一個像。當然，她母親對耶和華的信仰實在非常有問題；並且，她原先的承諾是，把全部財物奉獻，但至終只把二百舍客勒銀子交給她的兒子，製造了一個牛犢的偶像。其後，米迦又製造了家中的神像和以弗得，把他的一個兒子立為祭司。這實在是完全偏離了耶和華的律法，是出於私意和個人私利的偶像崇拜。雖然我知道這不符合律法，但仍留在他的家中作祭司，我真的感到十分矛盾。因為生活迫人，我想只好暫時留下，日後再慢慢打算好了。

日子一天一天的過去，米迦待我倒也不錯，對我如父親般尊重；並且履行最初的承諾，供我食住，每年給我十舍客勒銀子和一套衣服作報酬，如此更令我不知如何抉擇。這雖然是偏離了耶和華的律法，但我暫時又看不見有甚麼很大的壞處。於是我也樂於安於現狀，不再作他想了。直到有一天，有五個自稱是但支派的人路過這地（因為米迦的家位

於往北方的大路上)，米迦便接待他們。第二天，當我正在祈禱的時候，他們聽出我的口音，並不似本地人，於是就對我產生興趣，上前和我攀談。他們一開口就連珠炮發問了三個問題：

「誰領你到這裡來？」

「你在這裡作甚麼？」

「你在這裡得甚麼？」

因為我毫無準備，所以就順口把米迦如何待我的經過，一五一十地告訴了他們。怎料，他們一知道這裡有神像和以弗得，就馬上向我訴說他們此行的目的，是受託於族人往外尋找可以定居的地方。由於所分配給他們的地業，都受亞摩利人和非利士人的侵擾，以致他們無法安居，於是便希望往別的地方看看。現在得知我是祭司，便請我為他們求問耶和華，此行是否亨通順利。這個要求，令我心中起了極大的掙扎。因為我知道米迦家中的宗教，是偏離了耶和華的律法。我對於耶和華是否與我們同在也有疑問，又怎可以為他們求問耶和華呢？但若不答允他們，又不知怎樣向他們解釋。結果我把心一橫，決定趕快為他們求問一下，給他們一個安心的答覆，快快打發他們離去吧。於是就穿上以弗得，在他們面前「表演一番」，然後就給了他們一個籠統的答覆：「你們可以平平安安的去，你們所行的道路是在耶和華面前。」他們聽後，竟向我多番道謝，歡歡喜喜地離去。目送他們遠去後，我的心久久也未能平復。腦中反復響起他們的提問：

「誰領你到這裡來？」

「你在這裡作甚麼？」

「你在這裡得甚麼？」

過了三數天心緒不寧的生活，我的心情也就逐漸平復了。那些問題也被壓下去，不再思想了。怎料，平穩的生活只維持了約三個月。有一天，那五個但支派的人忽然又再出現。今次不單只有他們五人，他們更

帶同了六百人，全都手拿兵器，這個場面實在嚇人。當時米迦不在家裡，他們叫我走到屋外，然後就進入米迦的家中，動手搬偶像和神像。我看見便大聲喝止，趕緊的問他們：「你們作甚麼？」怎料這五個人非常兇惡的對我說：「不要出聲，用手掩著你的嘴！你現在要想清楚，你不如跟我們一起走吧！我們必會以你為父和祭司。你試想一想，你做一家的祭司好，還是做以色列中一個支派、一個家族的祭司好呢？」

我做夢也沒有想過，他們竟然會提出這樣的建議，事情實在發展得太快了。原本驚惶的心情，現在竟然變得有點興奮。沒多久，我發現自己已經收拾好了以弗得和家中的神像，跟著這大夥但支派的人，北上尋找他們的安身之所。其後，米迦雖然和一些人從後追趕，要取回偶像和神像等等，但也礙於他們人多勢眾作罷。當然，米迦並不知道，我是出於貪求更大的個人榮譽，而自願跟但人一起走的。我自己也驚訝，只不過是一年的光景，我竟然已淪落到這個地步。

我和但人隨著先前派出的五個探子，一直北上，走至一百多里以外的黑門山腳下，一個名叫拉憶的小城。那城的人因毫無防範，都給但人全部殺掉，但人又放火燒了那城，然後，就在那裡修建城池，按照他們祖先的名，給那城起名叫但。當然，但人也在城內立起搶奪回來的偶像，我也順理成章的成為他們的祭司，而我的子孫也一直延續這個不合耶和華律法的敬拜。後來以色列國分裂，那裡的偶像敬拜還成為北部重要的中心。耶羅波安為安撫人心，著他們不用再上耶路撒冷敬拜耶和華，至終引致全國都陷在偶像敬拜之中。約二百年後，終招致耶和華上帝的嚴厲審判，但人被亞述人殺戮擄掠，四散列邦。

各位牧長和未來的傳道，今天我站在大家面前，分享自己一生的經歷。只因我的軟弱，便引致一家、一族，以至一國，都陷在偶像敬拜裡，實在是我始料不及的。我希望藉此提醒你們，既然蒙神揀選，一生事奉他，就當持定這個心志和生命；不論環境怎樣改變，生活怎樣艱難，也不要貪圖安逸、名聲、權益等等而背棄了神。這樣不單會令自己

受損，也會導人入迷惑。我經常回想，若果我能好好反省那五個但人探子提出的三個問題，或許不致墮落至萬劫不復的地步。

「誰領你到這裡來？」

「你在這裡作甚麼？」

「你在這裡得甚麼？」

我就在這裡結束我的分享，願上帝祝福你們，賜你們平安。

All Right Reserved